

目次 (第四集)

第十三回

幾許少年稱闖將
敢憑一劍鬥魔頭

三

第十四回

龍泉出匣逢強敵
荒谷驅車押寶來

三一

第十五回

終須正氣消邪氣
豈祇魔高道更高

五九

第十六回

何來胡虜欺豪傑
豈有英雄懼寇仇

九一



蕭隱娘冷冷說道：「我也是主人啊！你們有什麼話說給我聽不行嗎？」



第十三回

幾許少年稱闖將 敢憑一劍鬥魔頭

那兩個武士是節度府中有數的好手，也是江湖上的行家，一聽得聲响，立即察覺是有人躲在山洞。他們却毫不聲張，待走到了適當的距離，這才驀地把手一揚，發出了歹毒的暗器。

展鐵二人聽得「蓬」的一聲，突然間火光一亮，展伯承大吃一驚，連忙舞劍防身，先跳出來，只見山洞前面，有兩具屍體，正是剛才說話的那兩個武士，假山上的野草已經着火燃燒，岩石縫中插有一支黑漆的也是正在燃燒着的箭桿，展伯承懂得各種奇門暗器，認得這是可以發火的蛇焰箭。

鐵凝亦已跟着跳了出來，看了一眼，詫道：「這是怎麼回事？你瞧，這兩個人的天靈蓋都穿了個洞，總不會是自己跌破的吧？但週圍却又沒人。」

展伯承抹了一額冷汗，說道：「這兩個用人用蛇焰箭射進山洞，想燒死咱們。幸虧有高人搭救，殺了他們。他們是給透骨釘穿天靈蓋而死的。大約是他們一出手就中了這

位高人的暗器，所以蛇焰箭射歪了。」

鐵凝道：「莫不是方師叔回來了？方師叔，你出來吧，別開我們的玩笑了。」

她沒有叫來方辟符，却把在附近巡邏的衛士喚來了。不過，即使她不出聲，那些巡邏看見這邊的火光，也會趕來的。

展鐵二人因與方辟符有約，不敢離開此地，幸虧那幾個巡邏的衛士武藝平平，不是他們對手。展鐵二人並不怎麼費力，就點了這些人的穴道。而在大批武士尚未趕到之前，方辟符也先回來了。

鐵凝怕方辟符見怪，連忙說道：「不是我們先出手引來敵人的。哥哥呢？」方辟符道：「還沒找着，但據一些迹象推測，他大約不至於是落在敵人手中。咱們出去再說。」

方辟符還怕鐵凝執拗要見了哥哥才走，鐵凝却點頭道：「是，我也這麼猜想。有一位大有本領的高人暗地裏幫助咱們呢，出去我再告訴你吧。」

他們三人展開絕頂輕功，那些衛士怎追得上他們，只好胡亂放箭。方辟符抓了一把石子，打倒了幾個距離較近的弓箭手，後面的人連發箭也射不到他們了。

不一會三人已是越過圍牆，出了節度府。到了路上，一口氣再跑了十餘里，這才緩

下脚步，彼此交換消息。

方辟符聽了鐵凝所說的剛才之事，也是很感詫異，說道：「這麼說來，確是有高人暗中相助了。只不知是誰？」

展伯承沉吟道：「莫非是筆掃千軍華宗岱？」

方辟符吃了一驚，道：「你們怎麼識得這位前輩高人的？」

展伯承與鐵錚兄妹，昨日到了方家之後，因為實在太過疲倦，所以只說了珠寶被田承嗣所劫之事，便睡覺去了。一直未有機會談及華家父女。此時始得餘暇補叙。

鐵凝講了結識華家父女的經過之後，說道：「我本來也疑心是華老前輩，可是想了一想，又覺得奇怪。若然是他，他救了我的哥哥，為何不與我見面？甚至連消息也不告訴一聲？他的女兒和我已經是很要好的朋友，她還說將來要到爹爹的山寨，和我同住一些時候的呢。」

方辟符道：「這位老前輩行事怪僻，往往出人常理之外。也許他是另有原因。但願鐵錚是他救去的才好。」

鐵凝忽地笑道：「方叔叔，你怎麼也稱華宗岱做老前輩？」

展伯承也問道：「方叔叔，聽你的說話，你一定是知道華宗岱的來歷了？」

方辟符道：「不錯，我從前雖沒見過華宗岱，但却稍爲知道他一點來歷。你們是剛在昨天見過他的，依你們看，他有多大年紀？」

鐵凝道：「我看最多不過四十歲剛出頭，她的女兒和我哥哥同年，也才不過是十六歲零幾個月呢。」

方辟符笑道：「你看錯了，他的女兒歲數會是真的。但他的年紀決不止四十歲，依我估計，恐怕最少也靠近六旬。若論武林輩份，他與你爹爹的師門雖沒淵源，却比你爹爹還長一輩。」

內功深湛之士不易衰老，六十歲的老人望之仍似壯年並非奇事。鐵凝笑道：「咱們不必管他年紀。我只想知道他的來歷。我一直在奇怪，他武功這麼好，我爹爹却從沒提過他的名字？」

方辟符道：「你們兄妹的師傅也沒提過他的名字嗎？」

鐵凝道：「沒有。爲何你特別提起我們的師傅？」

方辟符道：「因爲華宗岱與你們的師傅有點小小的『過節』。不，『過節』二字還是用得不太恰當，只能說是在某一件事上，有點小小的關連。他們也始終沒有見過面，動動手。」

鐵凝笑道：「你越說我越糊塗了，究竟是什麼回事？」

方辟符道：「這位華老前輩是隱居西域的一位異人，據說他的先祖本是中原望族、書香世家，國朝之初，因避戰禍，舉家遷移西域的。是以華宗岱秉承家學，文武全材。雖然久已作了『化外之民』，仍然喜愛中原的儒冠儒服，總是一身書生打扮。」

西域與天竺（今印度）接壤之處，有個靈鷲山，山上有個武功奇高的和尚，自號『靈鷲山人』，在西域開創了靈鷲一派。廣收門徒，不分僧俗。西域的武林人士，大都與靈鷲一派有點淵源。華宗岱也是靈鷲上人的方外知交。

三十年前，華宗岱曾到過中原一次，在一次羣雄聚會之中，彼此較量武功，他曾以一雙判官筆連敗十八名好手，因此得了個『筆掃千軍』的雅號。那時段克邪的父親段珪璋段大俠剛出道未久，以六十四路飛龍劍法與他打成平手。兩人惺惺相惜，遂行締交，可惜華宗岱只是匆匆遊了一次中原，又回西域。其後段大俠也曾兩次到西域訪他，都沒兒着。因為他只到過一次中原，而那次羣雄聚會，又只是一流高手彼此切磋武功之會，亦即是私人交往的聚會，與綠林的英雄會不同，江湖上的一般人物是不知道的。過了三十年，當年聚會的前輩高手，死的死，散的散，更沒人提起他的名字了。

但你們兄妹的師傅是知道有華宗岱這個人的。大約是距今十年之前，你的師傅辛芷

與靈鷲派結下冤仇，鬧出了一件驚動武林的大事。你知道此事麼？」

鐵凝道：「我聽爹爹說過，聽說是靈鷲上人的一個徒弟得罪了我的師傅，我師傅把他殺了，後來靈鷲上人約我師傅比武，又敗在我師傅的劍下。」

方辟符道：「那次的比武，是空空兒暗中助你師傅才把靈鷲上人打敗的，靈鷲上人輸得很不服氣，但格於武林規矩，不能再來挑釁。據說他曾想請華宗岱代他出這一口氣，鬥一鬥你們兄妹的師傅。空空兒得知這個消息，他是恨不得有高手與他比試的人，不待華宗岱找上門來，便先到他隱居之處挑戰。可是却撲了個空，華宗岱又不知搬到什麼地方去了。從此消聲匿息，也沒有在江湖上再露過面。有的人以為華宗岱是怕了空空兒，有的人以為靈鷲上人央求華宗岱替他報仇這個消息乃是假的。總之這件事就只是傳了一陣，便雲散煙消了。所以說還不能算是『過節』。」

鐵凝道：「方叔叔，你說起這件事來，我倒是覺得有點奇怪了。」

方辟符道：「什麼奇怪？」

鐵凝道：「我會問過師傅與靈鷲上人比劍之事，師傅和師公（空空兒）都好似很不願意談及此事。師傅還把我罵了一頓，說我不用心學武，愛管閒事呢。那晚我偷聽師傅和師公吵咀，師公說：『你心裏不舒服，何必拿孩子出氣。』師傅說：『我有什麼不舒

服的？我倒是怕你還在妒嫉人家呢！」師公笑道：「那兒的話？我從前是不知道這重公案，才想去找那人比試的。看來他不敢和我比試，這才是有着心病呢。」我聽了這麼一段摸不着頭腦的對話，怕給師傅發覺，就不敢偷聽下去了。

方叔叔，你如今說了華宗岱的這段故事，我倒突然想起來了，師傅師公說的那個人，會不會就是華宗岱呢。」

方辟符也是摸不着頭腦，但已隱隱感到華宗岱與空空兒夫婦之間，恐怕存有什麼秘密。當下笑道：「你師傅說得不錯，小孩子是不該多管大人的事。咱們還是快些趕回家吧，你聶姑姑等得心急了。」

鐵凝撇着小嘴兒道：「師傅打敗靈鷲上人，師公嚇走華宗岱。這對他們都是很光采的事呀，我問問他們，又怎能算是多管閒事了？」不過，鐵凝雖然不服氣，但還是聽從方辟符的話，加快腳步，重新施展輕功了。因為她確在記掛着她的聶姑姑。

這時已是曙色初開，東方既白。他們剛走上山坡，只賸下五六里的路程就可以到家了，忽然隱隱聽得馬蹄之聲，方辟符一看，面色大變，鐵凝與展伯承也禁不住「啊呀」一聲驚叫起來。

方辟符看見的正是他在路上碰見的那三個人，此時他們正在快馬疾馳，翻過方家屋

後的那個山崗。看這情形，只怕他們是已經到過方辟符家裏的了。

展伯承喘着氣道：「方叔叔，這三個人我都認得。其中有一個是殺我父母的仇人！」這三騎馬此時已是走得無蹤無影了。

方辟符大吃一驚道：「是寶元嗎？」展伯承道：「不錯。另外那兩個人，一個是卜仇天，一個是帥萬雄。這兩個人是前天在路上要搶我們的寶車，和我們動過手的。」

這三個人都是本領高強，心狠手辣的黑道強人。方辟符從前雖沒見過，却也知道他們的名頭。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，顧不及細問情由，連忙叫道：「快，快，快回去看！」鐵凝與展伯承也嚇得面無人色，只怕聶隱娘已遭毒手。

聶隱娘有沒有遭了毒手呢？花開兩朵，各表一枝，現在且先補述聶隱娘遇險之事。

且說聶隱娘在家中挑燈獨坐，等到了將近五更時份，未見丈夫回來，肚子已是開始「陣痛」。這是臨產的「朕兆」。聶隱娘是第一次生育孩子，但關於產婦的常識她是早已向有經驗的「穩婆」（接生婦）請教過的，知道「陣痛」是間歇性的，初時隔半個到一個時辰發作一次，漸漸越來越長時間縮短，到了頻頻作痛之時，那就是要分娩了。

第一次將要作母親的人，心情總是難免又歡喜又害怕的，女中豪傑的聶隱娘也不例外。這時要準備的東西都已準備好了，聶隱娘心裏想道：「現在開始陣痛，大約可以等

到辟符回來吧？但願不是難產才好。」每個產婦都是同樣心情，希望丈夫能在身邊，至少也是留在家中照料，即使幫不上忙，也可以給她增加勇氣。

聶隱娘爲着「俠義」二字，要丈夫夜闖節度府，接應鐵錚他們。此時她担着兩重心事，獨守窗前，每次聽到竹梢風响，她都忍不住要張望一下。

正在她苦苦盼望丈夫回來的時候，忽聽得馬蹄聲响。聶隱娘此時陣痛剛剛過去，她是個自小就與千軍萬馬作伴的大行家，凝神一聽，聽出了來的乃是三騎快馬。

聶隱娘驚疑不定，心裏想道：「難道是他們奪了敵人的馬匹，騎回來的？但爲什麼只是三匹馬？難道有一人失陷在節度府中了？」

心念未已，只聽得馬蹄聲已在她門前停止，隨即聽得有人敲門叫道：「方辟符，方大俠可在家嗎？」是陌生人的聲音。

聶隱娘的女僕是從前跟隨她多年的女兵，頗有胆識，亮了火把，從門縫張望出去，見是三個相貌兇惡的陌生人，便喝問道：「是什麼人？幹什麼來的？」

那三人同聲答道：「江湖上的朋友。江湖上的事情。見了方大俠我們自然會說。」女僕道：「半夜三更，我們的主人不見客，有事明天來說。」

那三人哈哈大笑，一個說道：「方辟符，你也算得是江湖上的一個人物，怎的如此

不明事理？我們是給你的面子，才來以禮求見。我們也不是沒來頭的人，你怎可如此傲慢？難道當真是要敬酒不吃吃罰酒麼？嘿，嘿，哼！哼！你不開門，難道我們就進不來了？」另一個道：「莫非方辟符不在家中？」第三個道：「不在家中，咱們也要進去一搜！」

其中一人拍門問道：「你主人究竟在不在家？」那女僕正要回答，忽聽得聶隱娘的聲音傳了出來：「阿鳳，開門讓他們進來！」「遠來是客，愚夫婦自當稍盡地主之誼。躊躇什麼？請進來吧！」

原來聶隱娘已知道三人不懷好意，倘若給他們知道方辟符不在家中，只怕更要肆無忌憚。在這樣情形下只有不能示弱，「請」他們進來了。

這幾句話是聶隱娘強運真氣，用上乘的內功，將聲音遠遠送出去的。隔着幾重房間，聲音也並不特別提高，却似在他們耳邊說話一般。不過，這幾句話却也說得甚是含糊，沒有明言方辟符是否在家。猶其「稍盡地主」這一句話，更可以作正反兩面的解釋。

門外這三個大盜聽了聶隱娘所抖露的這手上乘內功，都不由得心頭一震，面面相覷，各自思量：「方辟符夫婦果然名不虛傳。聶隱娘一個婦道人家，也這麼了得，方辟

符只怕更厲害了。」聽這婆娘的言語，只怕屋中早已有準備。他們兩夫婦加上那三個小子，咱們三人能否取勝，可就難以預料了。」

這三個大盜初來之時，估計過雙方實力，本來是認為很有把握的。但聶隱娘所顯露的內功，却出乎他們的估計。而且屋中有何準備，他們不知。一時間倒是頗為躊躇，患得患失，不敢莽撞。

但這三人雖是各懷鬼胎，却又不甘在同伴面前示弱。躊躇片刻之後，其中一人悄聲說道：「好壞進去看看。見機而作。」其他兩人領會了他的意思，心中想道：「不錯，咱們是按江湖道的規矩以禮求見的。方辟符是個大俠身份，總不能一見面便打。咱們先進去看看，倘若方辟符是在家中，倘若察覺他們是有準備，那時再找個借口告罪便是。」三人主意既定，於是一同進去。

聶隱娘擺下了空城計，本欲將對方嚇走的，不料這三個大盜都是老江湖，雖然心懷戒備，卻沒給她嚇退。

聶隱娘早已點燃燭火，大馬金刀的坐在客廳當中，見這三人進來，冷冷說道：「請恕我未曾出迎。三位朋友高姓大名？所來何事？」

這三人見聶隱娘寬袍大袖，小腹隆起，似是孕婦模樣，不覺有點意外之感。同時又

見她說話從容，神色自如，一時也摸不着她的深淺。

這三個大盜倒也不敢失禮，依次報了姓名。這三個名字乃是：卜仇天、帥萬雄與寶元。

原來那日卜仇天、帥萬雄與班氏兄弟給華宗岱起跑之後，班氏兄弟因受了傷，帶領嘍囉，先回他們的山寨。卜仇天與帥萬雄乃是獨行大盜，失敗之後，心有不甘，仍然藏在附近山頭，窺探動靜。

他們看到了鐵錚等人被官軍包圍，也看到華宗岱掩護他們突圍。但鐵錚等三人馬快，先脫了險；華宗岱父女殺出重圍之後，却是向着不同的方向走的。

卜仇天和帥萬雄雖是有點嫌隙，但因遭遇相同，也早已言歸於好了。當下就和帥萬雄商議道：「你看見官軍中使獨脚銅人的那個軍官麼？這人就是從前橫行西北的武林怪傑北宮橫，不知怎的，却被田承嗣網羅到他的節度府了。」

帥萬雄道：「不錯。這北宮橫的武功果然是好得出奇，華宗岱也不過和他打個平手。」其實兩人交手之時，北宮橫是稍稍吃虧的，但因是在千軍萬馬之中，卜、帥二人又是在距離頗遠的山上偷看，故此看得不很真切。而帥萬雄也是順着卜仇天的口氣捧一捧他。

卜仇天道：「這北宮橫和我倒有一點交情。咱們這次奪寶不成，已是結怨於鐵摩勒了。這三個小子回去一說，只怕鐵摩勒要找咱們的麻煩。雖說咱們本來就拚着與鐵摩勒作對，也不必就因此怕他，但他們那邊能人衆多，結上了這麼一個厲害的仇家，總是禍患。依我之見，不如去投奔北宮橫，暫且托庇於節度府。以後再見機行事，要是田承嗣與咱們好，咱們就給他効力。否則待避過了風頭之後，咱們養成羽翼，索性連北宮橫也拉出來，在綠林中自張一軍，別樹新幟。你看如何？」

帥萬雄道：「好雖是好，但咱們空手去投奔人家，難免受人輕視。依我之見，一定要帶點見面禮去才好。」

卜仇天笑道：「不錯，我也正是這樣心思。咱們捉這三個小子去作見面禮，順便也可報了咱們今日一敗之辱。」

這兩入遂暗暗跟蹤鐵錚兄妹，鐵錚他們馬快，這兩入當然是追不上。可是却給他們看見鐵錚等人跑入那個山谷，而且給他們探聽出是躲在方辟符的家中。

方辟符夫婦是江湖上聞名的游俠，卜、帥二人不敢輕舉妄動，但又不甘心放棄這個計劃，想去再找幫手，無巧不巧，在路上遇見白盤龍谷中鍛羽而歸的寶元。

寶元倒不想投靠田承嗣，但他暗中却另有一番打算，那批寶貝，他認為是屬於寶家

的，他意欲混入節度府，伺機盜回。於是三人一拍即合，聯同行事。

這三人進了方家，既不見方辟符出來，也不見鐵錚兄妹與展伯承，都是有點驚疑不定，恐防他們在暗中埋伏。卜仇天首先發話，說道：「方大俠呢？我們是專誠來拜訪他的。」說話之時，遊目四顧，察看有無埋伏跡象。

聶隱娘雖然沒有見過他們，但這三個人的名頭，她却是聽人說過的。不由得暗暗吃驚，暗自想道：「聽說展元修夫婦就是死在這寶元手下的，卜仇天與帥萬雄也是黑道上極爲厲害的人物，我即使沒有懷孕，只怕也打他們不過。」

但聶隱娘乃是女中諸葛，智勇雙全，心內吃驚，神色不露，淡淡說道：「朋友們遠道而來，先歇一歇。阿鳳，給客人倒茶。」心想：「只有拖得一時算一時了。天亮之後，辟符他們也應該回來了。」

但這三個人也都是老江湖，那能讓聶隱娘拖延時候。帥萬雄在門口一站，說道：「茶不用喝了，還是先請主人見面吧。」

聶隱娘道：「我也是主人啊。你們有什麼話說給我聽不行麼？」

卜仇天佛然道：「方大俠是不在家中還是認爲我們不配和他見面？」

對方越迫越緊，聶隱娘只好說道：「好，你們稍坐一會，我當家的馬七就來！阿